

三國志



三國志卷十一

魏書十一

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

袁渙字曜卿，陳郡扶樂人也。父滂，爲漢司徒。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，而渙清靜，舉動必以禮。郡命爲功曹，郡中奸吏皆自引去。後辟公府，舉高第，遷侍御史。除譙令，不就。劉備之爲豫州，舉渙茂才。後避地江、淮間，爲袁術所命。術每有所咨訪，渙常正議，術不能抗，然敬之不敢不禮也。頃之，呂布擊術於阜陵，渙往從之，遂復爲布所拘留。布初與劉備和親，後離隙。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，渙不可，再三強之，不許。布大怒，以兵脅渙曰：「爲之則生，不爲則死。」渙顏色不變，笑而應之曰：「渙聞唯德可以辱人，不聞以罵。使彼固君子邪，且不耻將軍之言，彼誠小人邪，將復將軍之意，則辱在此不在於彼。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，猶今日之事將軍也，如一旦去此，復罵將軍，可乎？」布慚而止。

布誅，渙得歸太祖。渙言曰：「夫兵者，凶器也，不得已而用之。鼓之以道德，征之以仁義，兼撫其民而除其害。夫然，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。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，民之欲安，甚於倒懸，然而暴亂未息者，何也？意者政失其道歟！渙聞明君善于救世，故世亂則齊之以義，時僞則鎮之以樸；世異事變，治國不同，不可不察也。夫制度損益，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。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於正，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，誠百王不易之道也。公明哲超世，古之所以得其民者，公既勤之矣，

今之所以失其民者，公既戒之矣，海內賴公，得免於危亡之禍，然而民未知義，其惟公所以訓之，則天下幸甚！」太祖深納焉。拜爲沛南部都尉。

是時新募民開屯田，民不樂，多逃亡。渙白太祖曰：「夫民安土重遷，不可卒變，易以順行，難以逆動，宜順其意，樂之者乃取，不欲者勿強。」太祖從之，百姓大悅。遷爲梁相。渙每敕諸縣：「務存鰥寡高年，表異孝子貞婦。常談曰『世治則禮詳，世亂則禮簡』，全在斟酌之間耳。方今雖擾攘，難以禮化，然在吾所以爲之。」爲政崇教訓，恕思而後行，外溫柔而內能斷。以病去官，百姓思之。後徵爲諫議大夫、丞相軍祭酒。前後得賜甚多，皆散盡之，家無所儲，終不問產業，乏則取之於人，不爲瞰察之行，然時人服其清。

魏國初建，爲郎中令，行御史大夫事。渙言於太祖曰：「今天下大難已除，文武並用，長久之道也。以爲可大收篇籍，明先聖之教，以易民視聽，使海內斐然向風，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。」太祖善其言。時有傳劉備死者，群臣皆賀；渙以嘗爲備舉吏，獨不賀。居官數年卒，太祖爲之流涕，賜穀二千斛，一教「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」，一教「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」，外不解其意。教曰：「以太倉穀者，官法也；以垣下穀者，親舊也。」文帝聞渙昔拒呂布之事，問渙從弟敏：「渙勇怯何如？」敏對曰：「渙貌似和柔，然其臨大節，處危難，雖賁育不過也。」渙子侃，亦清粹閒素，有父風，歷位郡守尚書。

初，渙從弟霸，公恪有功幹，魏初爲大司農，及同郡何夔並知名於時。而霸子亮，夔子曾，與侃

復齊聲友善。亮貞固有學行，疾何晏、鄧颺等，著論以譏切之，位至河南尹、尚書。霸弟徽，以儒素稱。遭天下亂，避難交州。司徒辟，不至。徽弟敏，有武藝而好水功，官至河堤謁者。

張範，字公儀，河內脩武人也。祖父歆，爲漢司徒。父延，爲太尉。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，範辭不受。性恬靜樂道，忽於榮利，徵命無所就。弟承，字公先，亦知名，以方正徵，拜議郎，遷伊闕都尉。董卓作亂，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卓。承弟昭時爲議郎，適從長安來，謂承曰：『今欲誅卓，衆寡不敵，且起一朝之謀，戰阡陌之民，士不素撫，兵不練習，難以成功。卓阻兵而無義，固不能久；不若擇所歸附，待時而動，然後可以如志。』承然之，乃解印綬閒行歸家，與範避地揚州。袁術備禮招請，範稱疾不往，術不强屈也。遣承與相見，術問曰：『昔周室陵遲，則有桓、文之霸；秦失其政，漢接而用之。今孤以土地之廣，士民之衆，欲徼福齊桓，擬迹高祖，何如？』承對曰：『在德不在強。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，雖由匹夫之資，而興霸王之功，不足爲難。若苟僭擬，干時而動，衆之所棄，誰能興之？』術不悅。是時，太祖將征冀州，術復問曰：『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，敵十萬之衆，可謂力量力矣！子以爲何如？』承乃曰：『漢德雖衰，天命未改，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，雖敵百萬之衆可也。』術作色不懌，承去之。

太祖平冀州，遣使迎範。範以疾留彭城，遣承詣太祖，太祖表以爲諫議大夫。範子陵及承子戡爲山東賊所得，範直詣賊請二子，賊以陵還範。範謝曰：『諸君相還兒厚矣。夫人情雖愛其子，然吾憐戡之小，請以陵易之。』賊義其言，悉以還範。太祖自荊州還，範得見於陳，以爲議郎，參丞相軍

事，甚見敬重。太祖征伐，常令範及邴原留，與世子居守。太祖謂文帝：「舉動必諮此二人。」世子執子孫禮。救恤窮乏，家無所餘，中外孤寡皆歸焉。贈遺無所逆，亦終不用，及去，皆以還之。建安十七年卒。魏國初建，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，政化大行。太祖將西征，徵承參軍事，至長安，病卒。

涼茂字伯方，山陽昌邑人也。少好學，論議常據經典，以處是非。太祖辟爲司空掾，舉高第，補侍御史。時泰山多盜賊，以茂爲泰山太守，旬月之間，襁負而至者千餘家。轉爲樂浪太守。公孫度在遼東，擅留茂，不遣之官，然茂終不爲屈。度謂茂及諸將曰：「聞曹公遠征，鄴無守備，今吾欲以步卒三萬，騎萬匹，直指鄴，誰能禦之？」諸將皆曰：「然。」又顧謂茂曰：「於君意何如？」茂答曰：「比者海內大亂，社稷將傾，將軍擁十萬之衆，安坐而觀成敗，夫爲人臣者，固若是邪！曹公憂國家之危敗，愍百姓之苦毒，率義兵爲天下誅殘賊，功高而德廣，可謂無二矣。以海內初定，民始安集，故未責將軍之罪耳！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，則存亡之效，不崇朝而決。將軍其勉之！」諸將聞茂言，皆震動。良久，度曰：「涼君言是也。」後徵遷爲魏郡太守、甘陵相，所在有績。文帝爲五官將，茂以選爲長史，遷左軍師。魏國初建，遷尚書僕射，後爲中尉奉常。文帝在東宮，茂復爲太子太傅，甚見敬禮。卒官。

國淵字子尼，樂安蓋人也。師事鄭玄。後與邴原、管寧等避亂遼東。既還舊土，太祖辟爲司空掾屬，每於公朝論議，常直言正色，退無私焉。太祖欲廣置屯田，使淵典其事。淵屢陳損益，相土處

民，計民置吏，明功課之法，五年中倉廩豐實，百姓競勸樂業。太祖征關中，以淵爲居府長史，統留事。田銀、蘇伯反河間，銀等既破，後有餘黨，皆應伏法，淵以爲非首惡，請不行刑。太祖從之，賴淵得生者千餘人。破賊文書，舊以一爲十，及淵上首級，如其實數。太祖問其故，淵曰：「夫征討外寇，多其斬獲之數者，欲以大武功，且示民聽也。河間在封域之內，銀等叛逆，雖克捷有功，淵竊耻之。」太祖大悅，遷魏郡太守。

時有投書誹謗者，太祖疾之，欲必知其主。淵請留其本書，而不宣露。其書多引《二京賦》，淵敕功曹曰：「此郡既大，今在都輦，而少學問者。其簡開解年少，欲遣就師。」功曹差三人，臨遣引見，訓以「所學未及，《二京賦》，博物之書也，世人忽略，少有其師，可求能讀者從受之。」又密喻旨。旬日得能讀者，遂往受業。吏因請使作箋，比方其書，與投書人同手。收攝案問，具得情理。遷太僕。居列卿位，布衣蔬食，祿賜散之舊故宗族，以恭儉自守，卒官。

田疇字子泰，右北平無終人也。好讀書，善擊劍。初平元年，義兵起，董卓遷帝于長安。幽州牧劉虞嘆曰：「賊臣作亂，朝廷播蕩，四海俄然，莫有固志。身備宗室遺老，不得自同於衆。今欲奉使展效臣節，安得不辱命之士乎？」衆議咸曰：「田疇雖年少，多稱其奇。」疇時年二十二矣。虞乃備禮請與相見，大悅之，遂署爲從事，具其車騎。將行，疇曰：「今道路阻絕，寇虜縱橫，稱官奉使，爲衆所指名。願以私行，期於得達而已。」虞從之。疇乃歸，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。虞自出祖而遣之。既取道，疇乃更上西關，出塞，傍北山，直趣朔方，循閒徑去，遂至長安致

命。詔拜騎都尉。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，不可以荷佩榮寵，固辭不受。朝廷高其義。三府並辟，皆不就。得報，馳還，未至，虞已爲公孫瓚所害。疇至，謁祭虞墓，陳發章表，哭泣而去。瓚聞之大怒，購求獲疇，謂曰：「汝何自哭劉虞墓，而不送章報於我也？」疇答曰：「漢室衰積，人懷異心，唯劉公不失忠節。章報所言，於將軍未美，恐非所樂聞，故不進也。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，既滅無罪之君，又讎守義之臣，誠行此事，則燕、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，豈忍有從將軍者乎！」瓚壯其對，釋不誅也。拘之軍下，禁其故人莫得與通。或說瓚曰：「田疇義士，君弗能禮，而又囚之，恐失衆心。」瓚乃縱遣疇。

疇得北歸，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，掃地而盟曰：「君仇不報，吾不可以立於世！」遂入徐無山中，營深險平敞地而居，躬耕以養父母。百姓歸之，數年間至五千餘家。疇謂其父老曰：「諸君不以疇不肖，遠來相就。衆成郡邑，而莫相統一，恐非久安之道，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。」皆曰：「善。」同僉推疇。疇曰：「今來在此，非苟安而已，將圖大事，復怨雪耻。竊恐未得其志，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，偷快一時，無深計遠慮。疇有愚計，願與諸君共施之，可乎？」皆曰：「可。」疇乃爲約束相殺傷、犯盜、諍訟之法，法重者至死，其次抵罪，二十餘條。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，興舉學校講授之業，班行其衆，衆皆便之，至道不拾遺。北邊翕然服其威信，烏丸、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，疇悉撫納，令不爲寇。袁紹數遣使招命，又即授將軍印，因安輯所統，疇皆拒不受。紹死，其子尚又辟焉，疇終不行。

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，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。建安十二年，太祖北征烏丸，未至，先遣使辟疇，又命田豫喻指。疇戒其門下趣治嚴。門人謂曰：「昔袁公慕君，禮命五至，君義不屈；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，何也？」疇笑而應之曰：「此非君所識也。」遂隨使者到軍，署司空戶曹掾，引見諮議。明日出令曰：「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。」即舉茂才，拜爲菑令，不之官，隨軍次無終。時方夏水雨，而濱海洿下，漣滯不通，虜亦遮守蹊要，軍不得進。太祖患之，以問疇。疇曰：「此道，秋夏每常有水，淺不通車馬，深不載舟船，爲難久矣。舊北平郡治在平岡，道出盧龍，達于柳城；自建武以來，陷壞斷絕，垂二百載，而尚有微徑可從。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，不得進而退，懈弛無備。若嘿回軍，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，出空虚之地，路近而便，掩其不備，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乃引軍還，而署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：「方今暑夏，道路不通，且俟秋冬，乃復進軍。」虜候騎見之，誠以爲大軍去也。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，上徐無山，出盧龍，歷平岡，登白狼堆，去柳城二百餘里，虜乃驚覺。單于身自臨陳，太祖與交戰，遂大斬獲，追奔逐北，至柳城。軍還入塞，論功行封，封疇亭侯，邑五百戶。疇自以始爲居難，率衆遁逃，志義不立，反以爲利，非本意也，固讓。太祖知其至心，許而不奪。

其遼東斬送袁尚首，令「三軍敢有哭之者斬」。疇以嘗爲尚所辟，乃往吊祭。太祖亦不問。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。太祖賜疇車馬穀帛，皆散之宗族和知舊。從征荊州還，太祖追念疇功殊美，恨前聽疇之讓，曰：「是成一人之志，而虧王法大制也。」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。疇上疏陳

誠，以死自誓。太祖不聽，欲引拜之，至于數四，終不受。有司劾疇狷介違道，苟立小節，宜免官加刑。太祖重其事，依違者久之。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，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，申胥逃賞，宜勿奪以優其節。尚書令荀彧、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。太祖猶欲侯之。疇素與夏侯惇善，太祖語惇曰：「且往以情喻之，自從君所言，無告吾意也。」惇就疇宿，如太祖所戒。疇揣知其指，不復發言。惇臨去，乃拊疇背曰：「田君，主意殷勤，曾不能顧乎！」疇答曰：「是何言之過也！疇，負義逃竄之人耳，蒙恩全活，爲幸多矣。豈可賣盧龍之塞，以易賞祿哉？縱國私疇，疇獨不愧於心乎？將軍雅知疇者，猶復如此，若必不得已，請願效死刎首於前。」言未卒，涕泣橫流。惇具答太祖。太祖喟然知不可屈，乃拜爲議郎。年四十六卒。子又早死。文帝踐阼，高疇德義，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，以奉其嗣。

王脩字叔治，北海營陵人也。年七歲喪母。母以社日亡，來歲鄰里社，脩感念母，哀甚。鄰里聞之，爲之罷社。年二十，游學南陽，止張奉舍。奉舉家得疾病，無相視者，脩親隱恤之，病愈乃去。初平中，北海孔融召以爲主簿，守高密令。高密孫氏素豪俠，人客數犯法。民有相劫者，賊人孫氏，吏不能執。脩將吏民圍之，孫氏拒守，吏民畏憚不敢近。脩令吏民：「敢有不攻者與同罪。」孫氏懼，乃出賊。由是豪強懾服。舉孝廉，脩讓邴原，融不聽。時天下亂，遂不行。頃之，郡中有反者。脩聞融有難，夜往奔融。賊初發，融謂左右曰：「能冒難來，唯王脩耳！」言終而脩至。復署功曹。時膠東多賊寇，復令脩守膠東令。膠東人公沙盧宗強，自爲營塹，不肯應發調。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，斬

盧兄弟，公沙氏驚愕莫敢動。脩撫慰其餘，由是寇少止。融每有難，脩雖休歸在家，無不至。融常賴脩以免。

袁譚在青州，辟脩爲治中從事，別駕劉獻數毀短脩。後獻以事當死，脩理之，得免。時人益以此多焉。袁紹又辟脩除即墨令，後復爲譚別駕。紹死，譚、尚有隙。尚攻譚，譚軍敗，脩率吏民往救譚。譚喜曰：「成吾軍者，王別駕也。」譚之敗，劉詢起兵濰陰，諸城皆應。譚嘆息曰：「今舉州背叛，豈孤之不德邪！」脩曰：「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，此人不反，必來。」後十餘日，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，妻子爲賊所殺，譚更以統爲樂安太守。譚復欲攻尚，脩諫曰：「兄弟還相攻擊，是敗亡之道也。」譚不悅，然知其志節。後又問脩：「計安出？」脩曰：「夫兄弟者，左右手也。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，而曰『我必勝』，若是者可乎？夫棄兄弟而不親，天下其誰親之！屬有讒人，固將交鬪其間，以求一朝之利，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。若斬佞臣數人，復相親睦，以禦四方，可以橫行天下。」譚不聽，遂與尚相攻擊，請救於太祖。太祖既破冀州，譚又叛。太祖遂引軍攻譚于南皮。脩時運糧在樂安，聞譚急，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。至高密，聞譚死，下馬號哭曰：「無君焉歸？」遂詣太祖，乞收葬譚尸。太祖欲觀脩意，默然不應。脩復曰：「受袁氏厚恩，若得收斂譚尸，然後就戮，無所恨。」太祖嘉其義，聽之。以脩爲督軍糧，還樂安。譚之破，諸城皆服，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。太祖命脩取統首，脩以統亡國之忠臣，因解其縛，使詣太祖。太祖悅而赦之。袁氏政寬，在職勢者多畜聚。太祖破鄴，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。及破南皮，閱脩家，穀不滿十斛，有書數百卷。太祖嘆

曰：『士不妄有名。』乃禮辟爲司空掾，行司金中郎將，遷魏郡太守。爲治，抑強扶弱，明賞罰，百姓稱之。魏國既建，爲大農郎中令。太祖議行肉刑，脩以爲時未可行，太祖採其議。徙爲奉常。其後嚴才反，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。脩聞變，召車馬未至，便將官屬步至宮門。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，曰：『彼來者必王叔治也。』相國鍾繇謂脩：『舊，京城有變，九卿各居其府。』脩曰：『食其祿，焉避其離？居府雖舊，非赴難之義。』頃之，病卒官。子忠，官至東萊太守、散騎常侍。初，脩識高柔于弱冠，異王基于幼童，終皆遠至，世稱其知人。

邴原字根矩，北海朱虛人也。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，州府辟命皆不就。黃巾起，原將家屬入海，住鬱洲山中。時孔融爲北海相，舉原有道。原以黃巾方盛，遂至遼東，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。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，盡收捕其家，政得脫。度告諸縣：『敢有藏政者與同罪。』政窘急，往投原，原匿之月餘，時東萊太史慈當歸，原因以政付之。既而謂度曰：『將軍前日欲殺劉政，以其爲己害。今政已去，君之害豈不除哉！』度曰：『然。』原曰：『君之畏政者，以其有智也。今政已免，智將用矣，尚奚拘政之家？不若赦之，無重怨。』度乃出之。原又資送政家，皆得歸故郡。原在遼東，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，游學之士，教授之聲，不絕。

後得歸，太祖辟爲司空掾。原女早亡，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，太祖欲求合葬，原辭曰：『合葬，非禮也。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，公之所以待原者，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。若聽明公之命，則是凡庸也，明公焉以爲哉？』太祖乃止，徙署丞相徵事。崔琰爲東曹掾，記讓曰：『徵事邴原、議郎張範，皆

秉德純懿，志行忠方，清靜足以厲俗，貞固足以幹事，所謂龍翰鳳翼，國之重寶。舉而用之，不仁者遠。『代涼茂爲五官將長史，閉門自守，非公事不出。太祖征吳，原從行，卒。』

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、河南尹扶風龐迪以清賢稱，永寧太僕東郡張閎以簡質聞。

管寧字幼安，北海朱虛人也。年十六喪父，中表愍其孤貧，咸共贈貲，悉辭不受，稱財以送終。長八尺，美須眉。與平原華歆、同縣邴原相友，俱游學於異國，並敬善陳仲弓。天下大亂，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，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。度虛館以候之。既往見度，乃廬於山谷。時避難者多居郡南，而寧居北，示無遷志，後漸來從之。太祖爲司空，辟寧，度子康絕命不宣。

王烈者，字彥方，於時名聞在原、寧之右。辭公孫度長史，商賈自穢。太祖命爲丞相掾，徵事，未至，卒於海表。

中國少安，客人皆還，唯寧晏然若將終焉。黃初四年，詔公卿舉獨行君子，司徒華歆薦寧。文帝即位，徵寧，遂將家屬浮海還郡，公孫恭送之南郊，加贈服物。自寧之東也，度、康、恭前後所資遺，皆受而藏諸。既已西渡，盡封還之。詔以寧爲太中大夫，固辭不受。明帝即位，太尉華歆遜位讓寧，遂下詔曰：『太中大夫管寧，耽懷道德，服膺六藝，清虛足以侔古，廉白可以當世。曩遭王道衰缺，浮海遁居，大魏受命，則襁負而至，斯蓋應龍潛升之道，聖賢用舍之義。而黃初以來，徵命屢下，每輒辭疾，拒違不至。豈朝廷之政，與生殊趣，將安樂山林，往而不能反乎！夫以姬公之聖，而耆德不降，則鳴鳥弗聞。以秦穆之賢，猶思詢乎黃髮。況朕寡德，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！今以

寧爲光祿勳。禮有大倫，君臣之道，不可廢也。望必速至，稱朕意焉。」又詔青州刺史曰：「寧抱道懷貞，潛翳海隅，比下徵書，違命不至，盤桓利居，高尚其事。雖有素履幽人之貞，而失考父茲恭之義，使朕虛心引領歷年，其何謂邪？徒欲懷安，必肆其志，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！日逝月除，時方已過，澡身浴德，將以曷爲？仲尼有言：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！」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，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，給安車、吏從、茵蓐、道上厨食，上道先奏。」寧稱草莽臣上疏曰：「臣海濱孤微，罷農無伍，祿運幸厚。橫蒙陛下纂承洪緒，德侔三皇。化溢有唐。久荷渥澤，積祀一紀，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。沈委篤痾，寢疾彌留，逋違臣隸顛倒之節，夙宵戰怖，無地自厝。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，八月甲申詔書徵臣，更賜安車、衣被、茵蓐，以禮發遣，光寵並臻，優命屢至，怔營竦息，悼心失圖。思自陳聞，申展愚情，而明詔抑割，不令稍脩章表，是以鬱滯，訖于今日。誠謂乾覆，恩有紀極，不意靈潤，彌以隆赫。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，重賜安車、衣服，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，又特被璽書，以臣爲光祿勳，躬秉勞謙，引喻周、秦，損上益下。受詔之日，精魄飛散，靡所投死。臣重自省揆，德非園、綺而蒙安車之榮，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，案稅驚下，荷棟梁之任，垂沒之命，獲九棘之位，懼有朱博鼓妖之眚。又年疾日侵，有加無損，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。望慕閭閻，徘徊闕庭，謹拜章陳情，乞蒙哀省，抑恩聽放，無令骸骨填于衢路。」自黃初至于青龍，徵命相仍，常以八月賜牛酒。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：「寧爲守節高乎，審老疾尪頓邪？」喜上言：「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，與寧鄰比，臣常使經營消息。」

貢說：「寧常著皂帽、布襦袴、布裙，隨時單複，出入閨庭，能自任杖，不須扶持。四時祠祭，輒自力強，改加衣服，著絮巾，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，親薦饌饋，跪拜成禮。寧少而喪母，不識形象，常特加觴，泫然流涕。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，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，闕於園圃。」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，獨自以生長潛逸，耆艾智衰，是以棲遲，每執謙退。此寧志行所欲必全，不爲守高。」

正始二年，太僕陶丘一、永寧衛尉孟觀、侍中孫邕、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：

臣聞龍鳳隱耀，應德而臻，明哲潛遁，俟時而動。是以鶯鶯鳴岐，周道隆興，四皓爲佐，漢帝用康。伏見太中大夫管寧，應二儀之中和，總九德之純懿，含章素質，冰絮淵清，玄虛澹泊，與道逍遙；娛心黃老，游志六藝，升堂入室，究其閭奧，韜古今於胸懷，包道德之機要。中平之際，黃巾陸梁，華夏傾蕩，王綱弛頓。遂避時難，乘桴越海，羈旅遼東三十餘年。在乾之姤，匿景藏光，嘉遁養浩，韜韞儒墨，潛化傍流，暢于殊俗。

黃初四年，高祖文皇帝疇諮群公，思求雋乂，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，公車特徵，振翼遐裔，翻然來翔。行遇屯厄，遭罹疾病，即拜太中大夫。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，登爲光祿勳。寧疾彌留，未能進道。今寧舊疾已瘳，行年八十，志無衰倦。環堵畢門，偃息窮巷，飯糲餬口，并日而食，吟咏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不改其樂。困而能通，遭難必濟，經危蹈險，不易其節，金聲玉色，久而彌彰。揆其終始，殆天所祚，當贊大魏，輔亮雍熙。袞職有闕，群下屬望。昔高宗刻象，營求賢哲，周文啓龜，以卜良佐。況寧前朝所表，名德已著，而久栖遲，未時引致，非所以奉遵明訓，繼成前志也。陛下踐阼，纂承洪緒。

聖敬日躋，超越周成。每發德音，動諮師傅。若繼二祖招賢故典，賓禮俊邁，以廣緝熙，濟濟之化，俾于前代。

寧清高恬泊，擬迹前軌，德行卓絕，海內無偶。歷觀前世玉帛所命，申公、枚乘、周黨、樊英之儔，測其淵源，覽其清濁，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。誠宜束帛加璧，備禮徵聘，仍授几杖，延登東序，敷陳墳素，坐而論道，上正璇璣，協和皇極，下阜群生，彝倫攸叙，必有可觀，光益大化。若寧固執匪石，守志箕山，追迹洪崖，參踪巢、許。斯亦聖朝同符唐、虞，優賢揚歷，垂聲千載。雖出處殊塗，俯仰異體，至於興治美俗，其揆一也。

於是特具安車蒲輪，束帛加璧聘焉。會寧卒，時年八十四。拜子邈郎中，後爲博士。初，寧妻先卒，知故勸更娶，寧曰：「每省曾子、王駿之言，意常嘉之，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？」

時鉅鹿張鎔，字子明，潁川胡昭，字孔明，亦養志不仕。鎔少游太學，學兼內外，後歸鄉里。袁紹前後辟命，不應，移居上黨。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，不就，徙循常山，門徒且數百人，遷居任縣。太祖爲丞相，辟，不詣。太和中，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，郡累上鎔，發遣，老病不行。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，綱紀白承前致版謁鎔。毓教曰：「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，下不友諸侯者也。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！」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。青龍四年辛亥詔書：「張掖郡玄川溢涌，激波奮蕩，寶石負圖，狀像靈龜，宅于川西，巖然磐峙，倉質素章，麟鳳龍馬，煥炳成形，文字告命，粲然著明。太史令高堂隆上言：古皇聖帝所未嘗蒙，實有魏之禎命，東序之世寶。」事頒天下。任令于綽連齋。

以問筮，筮密謂綽曰：『夫神以知來，不追已往，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。漢已久亡，魏已得之，何所追興徵祥乎！此石，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。』正始元年，戴鴛之鳥，巢筮門陰。筮告門人曰：『夫戴鴛陽鳥，而巢門陰，此凶祥也。』乃援琴歌咏，作詩二篇，旬日而卒，時年一百五歲。是歲，廣平太守王肅至官，教下縣曰：『前在京都，聞張子明，來至問之，會其已亡，致痛惜之。此君篤學隱居，不與時競，以道樂身。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，趙孟升之，諸侯用睦。愍其耄勤好道，而不蒙榮寵，書到，遣吏勞問其家，顯題門戶，務加殊異，以慰既往，以勸將來。』

胡昭始避地冀州，亦辭袁紹之命，遁還鄉里。太祖爲司空丞相，頻加禮辟。昭往應命，既至，自陳一介野生，無軍國之用，歸誠求去。太祖曰：『人各有志，出處異趣，勉卒雅尚，義不相屈。』昭乃轉居陸渾山中，躬耕樂道，以經籍自娛。閭里敬而愛之。建安二十三年，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，當給漢中。百姓惡憚遠役，并懷擾擾。民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，作爲叛亂，縣邑殘破。固率將十餘吏卒，依昭住止，招集遺民，安復社稷。狼等遂南附關羽。羽授印給兵，還爲寇賊，到陸渾南長樂亭，自相約誓，言：『胡居士賢者也，一不得犯其部落。』一川賴昭，咸無怵惕。天下安輯，徙宅宜陽。正始中，驃騎將軍趙儼、尚書黃休、郭彝、散騎常侍荀顗、鍾毓、太僕庾嶷、弘農太守何楨等遞薦昭曰：『天真高潔，老而彌篤。玄虛靜素，有夷、皓之節。宜蒙徵命，以勵風俗。』至嘉平二年，公車特徵，會卒，年八十九。拜子纂郎中。初，昭善史書，與鍾繇、邯鄲淳、衛顗、韋誕並有名，尺牘之迹，動見模楷焉。

三
國
志
評曰：袁渙、邴原、張範躬履清蹈，進退以道，蓋是貢禹、兩龔之匹。涼茂、國淵亦其次也。張承名行亞範，可謂能弟矣。田疇抗節，王脩忠貞，足以矯俗；管寧淵雅高尚，確然不拔；張琬、胡昭闔門守靜，不營當世：故并錄焉。